
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廖静仁 著

纤痕

LIANHEN

纤痕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廖静仁 著



纤 痕

廖 静 仁

责任编辑：龚湘海 颜家文

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•

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6 插页：1

字数：92,000 印数：1—5,200

ISBN7—5404—0277—6

1·215 定 价：1.00 元

序

吴泰昌

我爱读散文。尊敬的老作家的散文爱读，不熟悉的陌生姓名的散文也愿读。去年为作家出版社编近十年散文选，更是兴致勃勃地读了一大批散文作品。就在挑选一篇一篇佳作时，突然发现，散文苑地里，虽不象小说界涌现出了那么多的群星似的有才华的青年作者，屈指算起来，也能一个一个地数下去。比如湖南省，至少有两位年轻的散文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：一是女作者叶梦，一是男作者廖静仁。我特把他们的代表作《羞女山》和《纤痕》入选了。

文坛上一鸣惊人的事虽然不多，也未必鲜见。一篇小说往往能推出一位作家。企图通过一篇散文轰响文坛，相对说，难度就大了。但事情也不绝对，一篇散文的成功，也会造成不小的声势，往往也能引出一个散文家来。我就是读了《纤痕》才留心廖静仁这个名字的。

我很晚才见到廖静仁。是今年初，在一次全

国青年创作会议上，有一次看到斜对面屋子里住着一位湖南代表，就问他叫什么，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，原来他就是廖静仁，一个质朴的年轻人。我们难得认识，但交谈却少。本来我想同他谈谈对他作品的一些零碎想法。为了选他的散文，我读了他几次获奖的作品，其中有《船魂》《井湾里，我的乡亲啊》，还有被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用英法文向外国介绍的《红帆》等。我比较偏爱于《纤痕》。我想告诉他，为什么舍掉了其它佳篇挑中了《纤痕》。

散文贵在真，要有真情实感。这种实情实感，既可以通过写景抒情来体现，也可通过记叙人物来完成，甚至通过闲谈式的方式曲折透露……。总之，散文反映生活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一度散文被人误以为就是写景抒情。这些年散文创作的这种格向被突破了。我国历史上散文的优良传统正在被认真的继承着。散文是可以写人物的，（不同于写小说似的塑造性格、典型）象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巴金的《怀念萧珊》，杨绛的《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，陈白尘自传体散文《寂寞的童年》和《少年行》冰心的《关于男人》等。在年轻的散文作者中，喜爱并擅长写人物的并不多。散文写人物绝不是如新闻报道似地专访人物。而是用散文式的构思、方法写出人物。廖静仁的一批散文

几乎都是写人物的，写自己熟悉的地上活动的各种人物的。由于作者写的是自己感情的生活，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在某种意境、氛围闪现出光亮来的。

作者童年生活在资水边，他对水边最艰辛劳苦的纤夫最熟悉，感受至深。读了他的可以视为系列的散文，受到触动，引起共鸣。我的童年是在赣江边度过的，我也见到过日夜负重的纤夫，他的描写，唤起了我的许多回想与思考。

作者的散文给人以实在的感觉。这可能是作者对他所记忆的那段生活印象太深刻了。江面的清晨弥漫着一层水气，待太阳高升后才慢慢散去，我喜欢水面弥漫着的这点水气。我希望廖静仁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、人物和亲切感受的时候，不要太实了，可以再洒脱一点，要保留水面上那一点儿水气，给读者以更多的想象和思考。作者有时过于喜欢从生活中抽出哲理，或在结尾处升华主题，我以为并不是值得太称赞的作法。越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越是要写得自然些，客观些，让人们从丰富复杂的生活和感受中自己去汲取丰富的多方面的思索。

作者是有才华有希望的散文家，《纤痕》是近几年出现的散文优秀之作。我以为，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散文创作的明显长处和同样明显的某

些不足。作者选用它来为第一个散文集的命名，
是很合适的。

一九八七年六月北嘉

目 录

序.....吴泰昌

纤痕.....	1
红帆.....	3
船魂.....	14
过滩谣.....	21
在拉纤的日子里.....	25
船夫号子.....	31
船.....	35
撒网人.....	37
青春，在大海上扬帆.....	42
边街.....	48
青石镇.....	52
杏花 春雨 江南.....	55
依江巷.....	59
佛境.....	62
山祭.....	69
神伞.....	72
年轻的船佬大.....	80

九峡溪的男人们哪.....	86
旋转的乡音.....	93
古镇梅城.....	99
风雨镇东桥	104
荒岛	109
岩山婶婶	112
枣儿哥	115
乡路	121
杏花巷	127
井湾里，我的乡亲啊	130
枫水溪上放排人	172
秀溪清粼粼	176
江湾里的小木屋	178

纤 痕

——献给拉过纤的前辈及朋友们

儿时的事情，是最难忘却的。就说那一道道纤痕罢，至今，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是的，使我最初对纤痕产生感情的，是我的姐姐——纤妞儿。

我的家，座落在资水中游北岸。傍江极近。一条窄窄的纤道，就在门前的阶沿下，随江水向两端蜿蜒。大概从我蹒跚学步的那天起，我就几乎每天都跟着姐姐以及邻家的伢儿们，在这窄窄的纤道上爬滚。也许，因为爸爸是纤夫，他的儿女们也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觉得这纤道的亲切罢。

我们常在纤道上捡石子玩，把那石子一颗一颗扔进江水里面。尤其姐姐是玩得极认真的，她每扔一颗，都总要骄傲地咋呼一声：“扔掉一颗绊脚石！”那神情，象很值得炫耀。

是的，我们还拾那些纤夫们遗弃的，被石子磨得破烂不堪了的草鞋。那草鞋大多是纤夫们从益阳采来的。当时，我还不太谙世事，更不懂得纤夫们的艰辛，总以为是那益阳人编织出的草鞋

质量不高。而姐姐却说：“纤夫们的脚板那么重，能不烂么？”我们把那些拾到的草鞋，用一根长长的绳子串起，一路拖着玩。倘是我们那一回拾得多了，就学着爸爸他们拉纤的样，一步一杭唷地两手爬着地走。每当我们弓着腰拖草鞋时，妈妈看了，就会摇着头轻轻地叹息。她叹息什么呢？我想姐姐是一定知道的，可她没有说。

当然，我们玩得最严肃的，还是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纤痕。

那是我们屋下侧约五百米远的纤道拐弯处。那儿的纤道，被隆起的巨崖挤得只能容下一只脚板。纤夫们拉着沉重的木船仄身从那儿经过，那艰辛，是不能用文字表达得出的。湍急的资水，由于崖石的夹挤，显得更加势不可挡。闻名整个资水两岸的“崩洪滩”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倘是重载船逆水上滩，须得等伴船才行，因为一只船不过两、三个纤夫，上别的滩可以，上崩洪滩这样的大滩就不是能办得到的。长长的资水，象这样的滩有好几处，所以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帆船都总是三、五结伴而行。要是船从下游来，老远老远我们就能听到纤夫们那如歌的号子声。“杭唷——！杭唷——！”声音浑厚低沉。

我姐姐的耳朵最灵，每次都比我们先听见。“快去哟！快去哟！”她那极好听的声音一响起，

我和邻家的伢儿们，都会一阵风跑着往崩洪滩走去。纤夫们正紧绷着脸，喘动着嘴角，那被太阳烤晒得黑而发着乌光的胳膊以及背脊，仿佛变了形一般，显得嶙峋。一双双铁铮铮的脚掌，紧扣着路面，象要把那路面扣进去似的。他们的腰板起初弓着，而后又拼命向前伸直。由于抓爬那能够牵引向前的什么东西，手指甲裂开了，指头溢出了鲜血……看到这情景，我们都呆住了。姐姐在发怒，朝我们吼着：“还发么子鬼呆呵，没良心的东西！”话音未落，她已进入了纤夫们的行列。我们方才省悟，继而，便毫不犹豫地把母亲早就准备好的，用粗白布一层粘着一层，针线儿扎得密而又密的纤搭捐，迅速地背在肩膀上。那纤搭肩的尾首处扣着一个麻竹结，拉纤的时候，只要把那麻竹结往纤绳上一反，便锁得紧紧的了。于是，我们拾草鞋时学会的本领，便派上了用场。拉呀！拉呀！只有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严峻。

波涛啃咬船舷的声音，江风鼓动帐篷的声音，纤夫呻吟号子的声音（这时的号子，大多是哼不成声的），以及那纤绳勒进崖石里进出的声音……还有比这声音更动心的么——在这个世界上？！我想问姐姐，但见她象在拼命，知道是不会答话的。

拉过了这一程，便到了我们屋脚下。这里水

平缓了，于是才泊船休息。这时，我们这些伢儿们便一窝蜂跑散了，而纤夫们则要呆好一阵才能喘过气来，他们胡乱地用衣袖或是衣襟擦把汗，就朝我们家里走去。姐姐早已将凉茶准备好了的，一海碗一海碗地给他们盛着，待解了渴，他们又来劲了，夸过我们这群伢儿（夸得最多的是我姐姐），便是半真半假地和我的婶子们答讪起笑话来。姐姐似乎很害羞，躲在一旁怯怯地笑。而此时，妈妈则在灶房里忙急火急煮饭、炒菜。不管是不是我爸爸他们一伴的纤夫，只要到我们家歇脚的，总是要吃过饭了才让走。就在纤夫们吃饭的这段时间，我们这些伢儿便围到了崩洪滩的纤痕旁看“稀奇”。起初，我们中有些伢儿总爱拣石块砸那纤痕玩，被我姐姐知道了，便赶了来：“谁要你们砸的？真不懂事，一年一度，大人们要从这纤痕中分辨出过了多少趟土水船呢！”那时，姐姐已是大姑娘了，她说的话，我们都当是大实话。谁还对是不是能从纤痕中辨出个什么来提出质疑呢？因此，纤痕在我们的感觉里，渐渐地神圣起来。要是硬心痒不过，也只是用手去小心翼翼地抚摸抚摸。

我们就在崩洪滩的拐弯处，一边玩着抚摸纤痕，一边等着拉纤的纤夫。他们吃得饱饱的了，再来拉第二趟，第三趟……我们便这样一直帮着

把船拉完。

兴许，岁月也是纤绳罢，渐渐地，我爸爸以及和爸爸他们一道拉纤的纤夫们，眼角额头，都勒进了深深浅浅的“纤痕”。就在这一年春初，姐姐出嫁了，嫁给了常和我爸爸他们一道拉纤的那位年轻壮实纤夫。听说，我那姐夫的家也就在资水北岸，不过不是中游而是下游。只是我忙于学业，未能送姐姐到姐夫那里去，因此，他们家里的情况，也就不怎么知道。记得就在我姐出嫁的前一天，我看见她在崩洪滩隆起巨石的拐弯处，坐了很久很久。一双被江风刮得皱巴的手，拿着一一条薄薄的绸绢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一道又一道纤痕。谁知她是不是想要把往昔的每一趟上滩船都记进心里，而在将来的某一次，又再从这纤痕中分辨出以后的每一趟呢？或许，她是在向纤痕述说着满腔的离情别意罢。

时间过得真快哟！转眼许多年过去，爸爸已经退休了，姐姐的伢儿已经能够走路了，我也大学即将毕业。因为学校有倡议，凡是文科班的学生，每人要交一篇写新人新事的文章。“就写我们资水，写我们资水两岸的人吧！”在一片去工厂，去军营采访的声浪中，我在心里作下了这样的决定。

第二天，我乘车直抵离校最近的资水江畔

——益阳。下车后，便匆匆地寻涛声赶去，来到江边，我神往了！许多年沉在书海中，只知道社会有了变化，竟没想到这变化会如此地大。满江里大大小小的船只，都已改了旧时容颜：船上没有了桅杆，不见了帆篷，全是一色由马达带动螺旋桨的机器船。我那拉纤的姐夫不会失业了么？我遐想着，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一条沿江的小路。而且，走了很远很远。要不是被一阵伢儿的哄闹声惊醒，我还真不知会“梦”游到哪里去了呢。

“那是我爸爸和爷爷他们雕出来的！”

“羞！羞！是我爸爸和外公他们雕出来的！不信？不信去问我妈妈。”

于是，指手划脚的伢儿们便一哄而散了。那嚷嚷声，也随之飘远。大概，伢儿们果真是问他们的妈妈去了罢。震颤耳膜的，只剩下一片浪涛的撞击声。原来，我已走在了一处和崩洪滩相似的江峡中，刚才那群伢儿，就是争论的这滩头拐弯处的纤痕。他们不知这纤痕是被纤绳勒出来的，竟以为是父辈们雕凿出来的！

的确，这不正是力与美的雕塑？！

这记录着资水江畔一代又一代纤夫艰辛的纤痕哟！我身不由己地蹲下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把它抚摸，抚摸……

“呵呀！这不是弟兄么？”我正沉湎于往昔的

追忆中，一个极好听的声音，突然飘进了我的耳朵。寻声觅去，我看得呆了：迎面走来的竟是我的姐姐——纤姐儿！原来我那姐夫就住在这里。莫非刚才那群伢儿中，就有我的一个外甥？从姐姐的口中，得到了证实。继而，还知道我那姐夫，如今已是资水壹号客轮的船长了；姐姐这个只启过蒙就停学了的纤夫媳妇儿，通过培训，竟已是她们乡村夜校的骨干分子。就在我启步随姐姐去她家做客之时，我还忘不了要回头深情地望那已被风雨侵蚀得不堪光滑了的纤痕。姐姐是最理解我的，她意味深长地喘了口气，说：“我们毕竟从那段沉重的历史中拉过来了。留下的，只有这纤痕！”

是啊，我们毕竟从那段沉重的历史中拉过来了，留下的，只有纤痕！我在心底里，默默地重复着姐姐的话。

或许，就在明天，这里会拓宽成公路，那刻着一道又一道纤痕的崖石，将会象我们儿时绊脚石一样地，被大炮扔进江水里面。然而，作为记忆，我想：它是已经刻在我们拉纤人的心里了的。

红帆

我忘不了那一队帆船，尤其那一艘红帆船……

——题记

资水浩浩荡荡，将近八百余里水路，有滩九九——八十一条。当然，最长最险的要数骆滩和崩洪滩了。

此一时间，船女家的船正在上崩洪滩。

按理，上崩洪滩是应该等伴船的，纠一帮子纤夫将船按先后顺序拉上滩涂。可偏偏船女家急着要上前面镇子去买粮食，且看着正顺了风向，于是才想侥幸一回试试。

资水两岸山高崖陡，尤其崩洪滩更是险峻，两面危崖，将河道逼得成了一线细缝，轰隆隆的水声，犹如千万匹呼啸的野兽从江峡中撞过。

船开始上滩了。船女正急匆匆地挥着手中竹篙，撑得滩石当当地响。到激流处时，那船就如同被钉子钉住了一般，只听见船舷边的水流飙得嗖嗖有声，而且还挟带着一股冷风；那浪涛，就仿佛是成堆成块的岩石在涌动，雄劲地压向船头，